

中国历代名家流派词传·主编 费振刚

# 南唐二主暨冯延巳词传

蔡厚示 黄拔荆 著



· 中国历代名家流派词传 ·

主编 费振刚

南唐二主暨  
冯延巳词传

李璟  
李煜  
冯延巳

蔡厚示  
黄拔荆

著

## 《中国历代名家流派诗传》总序

本丛书是中国历代诗歌的选注本，而冠以“中国历代名家流派诗传”之名，我们有如下的理由：

“流”与“派”，原来都是指水道的支流，《广雅》：“流，末也。”王念孙《广雅疏证》：“水本曰源，本曰流。”《说文·本部》：“派，别水也。”其水字当为“辰”，《说文·辰部》：“辰，本之邪流别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流别者，一水岐分之谓……流别则其势必邪行，故曰‘邪流别’。辰与《水部》派音义皆同，派盖后出耳。”“流派”一词出现较晚，《辞源》书证引《全唐诗》三九张文琮《咏水》：“标名资上善，流派表灵长”句，亦指水道的支流。但三者均可引申为学术、艺术的分支和不同的派别，班固《汉书·艺文志》：“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江淹《访道德》：“百学兮异文，锦派兮绮分”；王国维《人间词话》：“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现实二派之所由分”；胡仲弓《造丁炼师归福堂》：“易东流派远，千载见斯人”，朱彝尊《刘介子诗集序》：“南唐以后，尤延之、范致能为杨廷秀所服膺，而不入其流派”，都是指学

术、文艺之不同派别。我们注意到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中，文学流派有的是自觉形成的，有着明确的艺术主张，但多数是在同时代、或后代文学理论中提出的，它们的情形是颇为复杂的，因此收入本丛书的，或以艺术风格有关联者，或以诗名有相似者，或以思想相近、政治遭际相似者，但均以古今文论有所论及者为依据，而不新拟名目，以示对历史的尊重。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诗与词、曲有别，故词、曲有“诗余”、“词余”的别称，虽不尽科学，但既说明古人对此有明确的界定，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民族特色。现代观念中，诗、词、曲都可称为诗，现代学者所撰之中国诗史及诗选均包括传统的诗、词、曲。本丛书之前集为传统之诗，称诗传；后者为词、曲，称词传、曲传，而总名称诗传，则用现代观念。

传(zhuàn)，有两义：一为载记，一为训诂，本丛书两义均用，一流派为一集，每集由两部分组成；用传之第一义，写成为一篇论文，论述本流派的形成、发展、特色及影响；用传之另一义，选最能代表该流派的作品若干首，加以注释，以显现这一流派的特点。

历代诗歌选本有多种，在其编选过程中都有自己的标准，但明确地标出以人们认同的诗歌流派为标准的尚不多见，本丛书则以此为标准收集自先秦至近代可称为流派的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各自为集，期望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面貌，为广大古代诗歌的爱好者，提供一个新的切入点。

本丛书的作者、编委及出版社责任编辑均为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校友，我们愿以此为母校百年华诞助兴！

1997年初，中文系1961级校友、吉林人民出版社编审刘树炎同志陪其社长周殿富同志来北京，找我讨论该社有关文史方面的选题计划，他们有意出版中国古代诗歌的系列选本，经过讨论，逐渐形成了共识（如前节所述），他们要求我主持这套丛书的编辑工作，我则提出这套丛书的作者，由我组织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校友担任，并力争在1998年推出，为北大百年校庆献礼。时间紧迫，我请在京的校友李景华（1955级）、卢永璘（1970级）、赵为民（1973级）、张鸣（1977级）同志和刘树炎同志组成编委会，共同负责组织工作，分别邀请不同年级的校友担任各集的作者，得到了各地校友的热烈响应，使我深受感动，也体现了校友们对母校的一片深情。在此，我谨向所有参与这一工作的校友表示我诚挚的敬意，向支持这一工作的吉林人民出版社表示感谢。

现在，母校百年华诞将临，这份礼物虽不华贵，但它代表了参加本丛书的校友的心，我们将永志母校老师的培育，更祝愿我们的母校——北京大学在未来的一百年更加灿烂辉煌！

费振刚

1998年4月16日

于北京大学畅春园寓所

## 目 录

李璟、李煜生平与其词的艺术特色····· 1

## 词 选

## 李 璟

- 应天长·一钩初月临妆镜····· 43
- 望远行·碧砌花光锦绣明····· 45
- 浣溪沙·手卷真珠上玉钩····· 46
- 浣溪沙·菡萏香销翠叶残····· 48
- 浣溪沙·风压轻云贴水飞····· 49

## 李 煜

- 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 50
- 虞美人·风回小院庭芜绿····· 52
- 乌夜啼·昨夜风兼雨····· 53
- 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 54
- 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 55
- 一斛珠·晚妆初过····· 56
- 子夜歌·人生愁恨何能免····· 58
- 子夜歌·寻春须是先春早····· 59
- 临江山·樱桃落尽春归去····· 60
- 望江南·多少恨····· 62
- 望江南·多少泪····· 63
- 望江梅·闲梦远····· 64
- 望江梅·闲梦远····· 65

清平乐·别来春半	66
采桑子·庭前春逐红英尽	67
采桑子·辘轳金井梧桐晚	68
喜迁莺·晓月坠	69
长相思·云一涡玉一梭	70
长相思·一重山	71
捣练子·深院静	72
浣溪沙·红日已高三丈透	73
菩萨蛮·花明月暗笼轻雾	74
菩萨蛮·蓬莱院闭天台女	75
菩萨蛮·铜簧韵脆锵寒竹	77
阮郎归·东风吹水日衔山	78
浪淘沙·往事只堪哀	80
浪淘沙·帘外雨潺潺	82
玉楼春·晚妆初了明肌雪	84
谢新恩·秦楼不见吹箫女	86
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	88
渔父·浪花有意千重雪	90
渔父·一棹春风一叶舟	91

## 冯延巳

鹊踏枝·梅花繁枝千万片	92
鹊踏枝·谁道闲情抛掷久	94
鹊踏枝·秋入蛮蕉风半裂	96
鹊踏枝·花外寒鸡天欲曙	97
鹊踏枝·叵耐为人情太薄	98
鹊踏枝·萧索清秋珠泪坠	99
鹊踏枝·烦恼韶光能几许	100

鹊踏枝·霜落小园瑶草短	101
鹊踏枝·芳草满园花满目	102
鹊踏枝·几度风楼同饮宴	103
鹊踏枝·几日行云何处去	104
鹊踏枝·六曲阑干偎碧树	105
采桑子·中庭雨过春将尽	106
采桑子·马嘶人语春风岸	107
采桑子·酒阑睡觉天香暖	108
采桑子·小堂深静无人到	109
采桑子·画堂灯暖帘拢卷	110
采桑子·笙歌放散人归去	111
采桑子·昭阳记得神仙侣	112
采桑子·风微帘幕清明近	113
采桑子·画堂昨夜愁无睡	114
采桑子·寒蝉欲报三秋候	115
采桑子·洞房深夜笙歌散	116
采桑子·花前失却游春侣	117
采桑子·樱桃谢了梨花发	118
酒泉子·庭下花飞	119
酒泉子·云散更深	120
酒泉子·庭树霜凋	121
酒泉子·芳草长川	122
酒泉子·春色融融	123
酒泉子·深院空帟	124
临江仙·秣陵江上多离别	125
临江仙·冷红飘起桃花片	126
临江仙·南园池馆花如雪	127



清平乐·深冬寒月	128
清平乐·雨晴烟晚	129
清平乐·西园春草	130
醉花间·独立阶前星又月	131
醉花间·月落霜繁深院闭	132
醉花间·晴雪小园春未到	133
醉花间·林雀归栖撩乱语	134
应天长·石城山下桃花绽	135
应天长·朱颜日日惊憔悴	136
应天长·石城花落江楼雨	137
应天长·当时心事偷相许	138
应天长·兰房一宿还归去	139
谒金山·圣明世	140
谒金山·杨柳陌	141
谒金山·风乍起	142
虞美人·画堂新霁情萧索	143
虞美人·碧波帘幕垂朱户	144
虞美人·玉钩弯柱调鹦鹉	145
虞美人·春山拂拂横秋水	146
舞春风·严妆才罢怨春风	147
归自谣·何处笛	148
归自谣·春艳艳	149
归自谣·江水碧	150
南乡子·细雨湿流光	151
南乡子·细雨泣秋风	152
长命女·春日宴	153
喜迁莺·宿莺啼	154

喜迁莺·雾濛濛	155
芳草渡·梧桐落	156
更漏子·金剪刀	157
更漏子·秋水平	158
更漏子·风带寒	159
更漏子·雁孤飞	160
更漏子·夜初长	161
抛球乐·酒罢歌余兴未阑	162
抛球乐·逐胜归来雨未晴	164
抛球乐·梅落新春入后庭	165
抛球乐·年少王孙有俊才	166
抛球乐·霜积秋山万树红	167
抛球乐·莫怨登高白玉杯	168
抛球乐·尽日登高兴未残	169
抛球乐·坐对高楼千万山	170
鹤冲天·晓月坠	171
醉桃源·南国春半踏青时	172
醉桃源·角声吹断陇梅枝	173
菩萨蛮·金波远逐行云去	174
菩萨蛮·画堂昨夜西风过	175
菩萨蛮·梅花吹入谁家笛	176
菩萨蛮·回廊远砌生秋草	177
菩萨蛮·娇鬟堆枕钗横凤	178
菩萨蛮·西风裊裊凌歌扇	180
菩萨蛮·沉沉朱户横金锁	181
菩萨蛮·欹鬟坠髻摇双桨	182
浣溪沙·春到青门柳色黄	183

浣溪沙·醉忆春山独倚楼	184
浣溪沙·转烛飘蓬一梦归	185
浣溪沙·春色迷人恨正赊	186
相见欢·晓窗梦到昭华	187
三台令·春色	188
三台令·明月	189
三台令·南浦	190
点绛唇·荫绿围红	191
上行杯·落梅着雨消残粉	192
贺圣朝·金丝帐暖牙衣稳	193
如梦令·尘拂玉台鸾镜	194
忆秦娥·风淅淅	195
忆江南·去岁迎春楼上月	196
忆江南·今日相逢花未发	197
思越人·酒醒情怀恶	198
长相思·红满枝	199
莫思归·花落名园酒满觞	200
金错刀·日融融	201
金错刀·双玉斗	202
玉楼春·雪云乍变春云簇	204
寿山曲·铜壶滴漏初尽	205

## 李璟、李煜生平与 其词的艺术特色

在十世纪初的中国文坛上，随着唐统一政权的分裂，繁荣的诗创作衰歇了，汹涌的古文运动落潮了，盛极一时的传奇热也未能继续保持下去，呈现出“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李清照《词论》）的局面；只有刚兴起的词，在长江上游和下游一带，由于社会的相对安定，取得了较为显明的进展，出现了以《花间集》为代表作的西蜀词人群和以冯延巳、李璟、李煜为主的南唐词人。

《花间集》结集于公元九四〇年。其中虽然收有九世纪晚唐词人温庭筠、皇甫松等的作品，但大部分作品写于十世纪初叶。南唐词的兴盛在西蜀词的兴盛之后，它的大部分作品写于十世纪四十至七十年代。以题材广狭、意境深浅和风格明晦等方面看，南唐词的成就超过了西蜀词。这一点，几乎已经成为当今词学界的共识。

自李煜卒（978年）后，到十世纪终结，北宋统一政权虽然已初步建立，但文化、教育方面的改革尚未着手进行，因此北宋初年的文坛仍很沉寂，除了王禹偁、柳开等人各以诗文见重于当日外，堪称为宋文学代表的作品到此时尚未产生。因此，在整个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只有词得到了较长足的发展。而高踞于十世纪中国文学巅峰之上的，就是以词著称的冯延巳和李璟、李煜父子。王国维说：冯延巳词“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人间词话》）刘毓盘指

出：“言词者必首数三李，谓唐之太白，南唐之二主及宋之易安也。”（《词史》）把李璟、李煜跟李白、李清照并列，便足见他们在词史上享有何等重要、崇高的声誉。而所谓南唐词派，便以冯延巳、李璟、李煜三人为代表。

冯延巳（903—960），一作冯延巳。据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冯正中年谱》考证：冯又名延嗣，字正中；“嗣”，“巳”同音，“正中”既延巳后的午时，足见作冯延巳为确。明代天启年间刻本曾慥《类苑》卷十五引《侯鯖录》，卷二十引《南唐近事》，冯延巳皆作“巳”，可为佐证。

据《历代诗馀》载：冯延巳祖籍彭城（今江苏徐州市），唐代末年徙居新安（今安徽黄山市），再徙广陵（今江苏扬州市）。故一般史籍称他是广陵人。父冯令颀（jūn 君），任南唐，烈祖时曾任歙州盐铁判官。当时冯延巳十四岁，随父在歙州。

吴大和二年（930），烈祖李昇授冯延巳为秘书郎，使与元宗李璟游处。李璟于庐山筑读书堂，冯延巳在旁侍读。南唐烈祖昇元元年（937），冯延巳在李璟吴王元帅府掌书记。昇元六年，冯以驾部郎中为李璟齐王元帅掌记。李璟即位（943）后，拜冯延巳为谏议大夫翰林学士；寻迁户部侍郎。保大二年（944），任冯延巳为翰林学士承旨。保大四年，冯以中书侍郎与宋齐丘、李建勋同拜平章事（宰相）。保大五年三月，因伐福州兵败，上表自咎，罢相，为太子少傅。保大六年，以太子少傅出为昭武军（今江西杭州）节度使。保大九年，起为冠军大将军，召为太弟太保，领潞州节度。保大十年三月，为左仆射，与中书侍郎徐景远、右仆射孙晟同平章事。李璟“悉以庶政委之”（见马令《南唐书·卷二十一》）。十一月，因伐楚所得湖湘地区复尽丢失，自劾。又罢相为左仆射。保大十一年三月，复以左仆射同平章事。保大十五年，因后周兵大举入侵，

南唐大败，尽失江北地，又罢冯延巳相为太子少傅。周世宗显德五年（958）三月，冯延巳以平章事出使后周犒军及买宴，到扬州见世宗柴荣，四月还。宋太祖建隆元年（960）五月二十七日，冯延巳卒，年五十八（马令《南唐书》谓年五十七）。谥忠肃。

冯延巳的人品，历来毁誉不一。毁之者如孙晟说他“谄媚险诈”；常梦锡说他是小人，“不可使在王左右”（见陆游《南唐书·卷十一》）。誉之者如徐铉称他为“君子之儒”，“出镇临川抚州，封境绥怀，声猷葭远”（见《徐公文集·卷六》）。这些大都出于朋党相互攻讦或溢美之辞，均不足为据。我们在读冯延巳词的时候，只能就作品本身出发，实事求是地阐发其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切不可凭一偏之辞，穿凿附会，任意夸大它的优劣。

冯延巳“有辞学，多伎艺”（见马令《南唐书·卷二十一》）。《钓矶立谈》说他“学问渊博，文章颖发，辨说纵横，如倾悬河暴雨，听之不觉膝席之屣前，使人忘寝与食。”他工诗擅书，“虽贵且老不废”（见陆游《南唐书·卷十一》）。但《全唐诗》仅录他的诗一首，即今传《寿山曲》词。阮阅《诗话总龟·卷四十二》录他“青楼阿监应相笑，书记登坛又却回”二断句。从这这些残篇断句中，已无法考知他的诗歌总风格。

冯延巳以词名家。马令《南唐书·卷二十一》说他“著乐章百馀阙，其《鹤冲天》词见称于世。”他的词集名《阳春录》，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已见录。今传陈世修编《阳春集》。世修序称冯延巳为外祖。但世修编此集时在宋仁宗嘉祐三年（1058），上距冯延巳卒已九十八年。陈世修序中所称各事，当系得于先辈传闻。夏承焘因陈世修序称冯延巳“与李江南（李昇）有布衣旧”，显然与事实不符（李昇为昇州刺史

时，冯延巳才十岁），遂疑陈编不足信。窃以为太苛。至于《阳春集》中杂入温庭筠、韦庄、和凝、李煜及欧阳修、张光、杜安世等人的词，当是考核未精。但不应因此否定全书。

今存《阳春集》共收词一百二十首，张璋、黄畬编《全唐五代词》录冯延巳词凡二百一十一首。剔除杂入的他人之作，可信为冯词者约百首左右。

从题材方面说，冯延巳词也大多为闺思、别绪或恋情、逸趣之类。但也擅长用以景托情和因物起兴的手法来抒写个人的恩怨，为开创南唐词派和形成南唐词风奠定了基础。他的词清丽、细密、委婉、含蓄，对北宋词人晏殊、欧阳修、晏几道等为代表的西江词派有深刻影响。冯煦《阳春集·序》云：“南唐起于江左，祖尚声律。二主倡于上，翁（冯延巳）和于下，遂为词家渊丛。翁俯仰身世，所怀万端，缪悠其辞，若显若晦，揆之大义，比兴为多。若《三台令》、《归国谣》、《蝶恋花》诸作，其旨隐，其词微，类劳人、思妇、羁臣、屏子郁伊怆恻之所为。”《唐五代词选·叙》又云：“吾家正中翁，鼓吹南唐，上翼二主，下启欧、晏、实正变之枢纽，短长之流别。”这些话虽不无溢美，却十分准确地指出了冯延巳词在上佐李璟、李煜倡导南唐词风，下启晏殊、欧阳修等入开启江西词派的枢纽位置。

冯延巳词集中有《鹊踏枝》（即《蝶恋花》）十四首，然杂入他人之作甚多。“几日行云何处去”一首，也同“庭院深深深几许”、“六曲阑干偎碧树”、“谁道闲情抛掷久”诸阙被收在欧阳修的《六一词》中。除“庭院深深深几许”一阙确是欧作外，其余各首从风格看，应是冯延巳的作品。因此近年来出版的词集选本和词鉴赏辞典多把它归在冯延巳名下。

几日行云何处去，忘了归来，不道春将暮。百草千花  
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 泪眼倚楼频独语。双  
燕飞来，陌上相逢否？撩乱春愁如柳絮。悠悠梦里无  
寻处。

从表面看，这首词是叙一女子怀念她游荡在外的丈夫和抒发她独处深闺的幽怨。但正如陈廷焯《白雨斋辞话》所说：“正中词极沉郁之致，穷顿挫之妙。”所谓极沉郁之致，也就是说词里别有寄托，在字、词、句外蕴藏着词人更深沉的思想感情。

词的上片写女主人公看到空中飘荡的流云（“行云”），联想起自己的丈夫也恰像流云一样，长时间不知飘向何处了。词一开头便采用诘问语气，这表明女主人公思念已久，心情愁闷，故怨恨迸涌而出。因为她的丈夫流连忘返，全不将她放在心上。而春天转眼间就要过去了，辜负了这良辰美景，怎不教人怨恨呢？她急欲探知丈夫的去向，因此回顾张望：“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意指丈夫在谁处追欢作乐。这样写，既切合女主人公倚楼眺望的情景，又形象鲜明，情思宛转，耐人寻味。

下片写她眼含泪水，倚立楼头，不免如痴如呆，独自个念念叨叨。“频独语”三字，把女主人公那种伤心欲狂的精神状态清晰地刻画出来。她抬头看见双双飞来的燕子，也情不自禁地从心里问它：“你们在陌路上遇见我丈夫吗？”燕子自然无法给她以任何回答。似乎燕子也只顾自己幸福地双宿双飞，丝毫不关心她的痛苦。对此，她潜意识里充满妒意，因而深深地撩起一缕缕春愁。“如柳絮”三字，形容她春愁既多且乱。这样几经渲染，就把本来不可捉摸的愁恨，变得格外鲜明和具体了。



末了还有一句：“悠悠梦里无寻处”，点明女主人公望了整整一天，竟连丈夫的踪影也未看见，只好寄相思于梦中。她想：在安谧的夜间兴许能在梦里跟丈夫会面。哪怕这只是片刻的、虚假的欢乐，也总比一直沉沦在痛苦里要好受些。哪知道她悠悠忽忽地在梦里也找不到他，这怎不叫人肝肠摧裂啊！正如鲁迅的短篇小说《明天》写到宝儿死后，单四嫂子于绝望之余，仍自言自语地说：“宝儿，你该还在这里，你给我梦里见见罢。”结果见着没有呢？没有。这样一结，就极大地加强了作者所要着力渲染的伤感气氛，产生了一股扣人心弦的艺术魅力。

这首词连用了三个问句：“几日行云何处去？”、“香车系在谁家树？”和“双燕飞来，陌上相逢否？”她一次比一次问得更迫切，从而烘托出她越到后来越濒临绝望的心态。这是一种层层加码式的写法。

此词比较显明地寄托了词人的感慨。他把自己比作被遗弃的女子，用以渲泄政治上的失意情绪。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说：“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孤臣孽子之感。”这样写，自然比花间派某些词人专门描写妇女的服饰、容貌等，内容上要深厚一些。

什么是陈廷焯所谓“穷顿挫之妙”呢？就是说冯延巳词在气势和结构方面往往波澜起伏和变化多端，能使人感到无穷妙处。我们细心读一读此词，便可领会到陈廷焯此话不错。它很像我们观赏福建仙游的九鲤湖瀑布，眼见瀑布水一瀑比一瀑跌落得更深，奔泻得更猛，险象环生，变化无穷，就更怵目惊心而神思飞越一样。

另一首《鹊踏枝》（“几度凤楼同饮宴”）可视作冯延巳词清丽、细密、委婉、含蓄之一例：